

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請名醫老人空縮手

話說許夫人問過玉釵，還不放心，又問紫雲道：「夜裡可睡得安靜？」紫雲道：「夜裡吐了三四次，心裡也覺得好些。」夫人歡喜。紫雲道：「夜裡多虧少爺服侍。」就將文卿遞茶遞水的光景，說了一遍。夫人氣極，倒笑起來，罵道：「下作東西，他今知道害怕呢。你小姐還理他麼？」紫雲道：「我小姐一點不形於色，還是如常。」夫人歎道：「少有這等賢人。」說著，走進正房。

文卿已起身，叫了一聲：「娘！」夫人也不答他，就掀開羅帳，叫道：「親兒呀，你今天大好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太太這麼早，我今天覺得清爽些。」夫人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娘一夜不曾合眼，整整盼到天明。」說話之間，紅鸞已到，不免又有一番候問。夫人吩咐玉釵去睡，就著僕婦到松府去報信，夫人親口囑咐幾句，說話千萬要婉款些。

僕婦坐車到松府，見過夫人、小姐，稟道：「我們少奶奶受了點子涼，發動舊病，大夫看過，說無甚大事。」松夫人聽罷，心裡著驚。寶林盤問僕婦發病的原由，僕婦如何敢說？只說受涼發舊病。夫人打發兩個兒子速去看來回話。其時只有松筠在家，奉了夫人之命，不及坐車，就備了一匹快馬，只帶了四個親隨，一轡頭趕到許府。一直進內，先奔副宅，見夫人也在房中，忙請了安。文卿就上來相見，松筠只得招呼。

走到牀前，見寶珠歪在牀上，松筠道：「二姐姐，怎麼受了涼，就會發動舊病？」寶珠見了兄弟，才要答話，喉中哽住，一陣傷心，不覺流淚滿面。松筠有些詫異，說道：「二姐姐，覺得怎樣？」寶珠拭去淚痕，答道：「今天好些了，你怎麼知道的？娘同姐姐可知道麼？」松筠道：「娘和大姐姐都知道，吩咐兄弟來問候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回去對娘同姐姐說，就講我不妨事，容易好的，不要教老人家焦心。」松筠道：「兄弟理會得。但是二姐姐怎麼好好就受涼呢？為何不保重？」寶珠不語，長歎一聲。

夫人恐他姊弟談出別的話，露出馬腳來，就說道：「二姑爺請下來坐罷，讓你姐姐養息養息。」松筠答應，坐著不動，文卿也來相請，寶珠一眼看見文卿，就對松筠道：「筠兒，你如今膽子更大了，前天為什麼得罪姐夫？今日好好的替我陪禮。」松筠低首無言。寶珠道：「你在我面前還強嗎？定要告訴大姐姐呢。」文卿連忙笑道：「家裡至親，已過的事，還講他幹什麼？」就趁勢扯了松筠出來，外間坐下。

夫人同他閒談，松筠細問寶珠的病原，夫人支吾了幾句。松筠見文卿出去有事，起身入內，夫人要隨進來，松筠道：「太太請自便，我同二姐姐說句話兒。」夫人只好由他。松筠走進房中，又問了幾句話，寶珠無甚話說，惟有顰眉浩漢而已，松筠追緊了，他倒盈盈欲淚。松筠疑惑不定，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無緣無故的，就會發病？我看你有一肚子委屈說不出來。要有別的緣故，不妨直說，兄弟雖然無用，就將命拚掉了，也不依，都是要替姐姐出氣的。」說著，也就滴下淚來。

寶珠強笑道：「你那來這些話，誰敢給我委屈受？你休得生疑。你們郎舅兩個，也要和氣些就是，前天也不該就打他。」正說著，文卿走進來。松筠告辭，對寶珠道：「停回完了公事，還來瞧姐姐。」寶珠點點頭。文卿留他下住，走出外間，夫人也要留他吃飯。松筠道：「家母候信呢，我回去教老人家放心。」文卿只得送他上馬。

再說松夫人自松筠去後，很不放心，對寶林道：「這病怎麼又發了？倒是個心事呢。」寶林道：「原是怎麼無故的，就會發呢？當發也不是件事。他就是平南這一遭，心用空了，拖久下來，就怕不好。」夫人點頭歎息。正值墨卿回來，進房坐下，寶林道：「二妹妹紅症又發了。」墨卿道：「怎麼好好就發的？」

寶林冷笑道：「我知道嗎？」墨卿起身道：「我去瞧瞧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多見他一面，心裡也快樂。你們那些混帳心，誰還不知道？」墨卿愕然道：「糊塗了！自家兄妹，還要說出嫌疑來呢！我們又是同年，當日好得什麼似的。」寶林笑道：「說得倒冠冕堂皇。」墨卿道：「我就不去也可以。」寶林道：「我說破，你賭氣不去了。」墨卿道：「這真難壞人，這麼不好，那麼又不是，教人難以處置。」夫人道：「果然有意刁難，林兒也太過了。」墨卿笑道：「姑母不知，我夾功氣是受慣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不會別理他的。」

寶林咬著指頭，微笑道：「諒他也不敢。」墨卿道：「我竟被他降服定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李家的門風，但他姐妹兩個，也要勻勻。」寶林道：「這些男人最賤，給他點臉，就象意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別威風使盡了。」墨卿大笑。只見松筠回來，夫人忙問二姐姐怎樣，松筠皺眉道：「有幾分病呢。」夫人大驚道：「要緊麼？」

松筠道：「要緊雖不要緊，這個卻發得利害。」寶林道：「你知道怎樣發起來的？」松筠道：「都說是受了涼，我瞧二姐姐的光景，好象有說不出著處似的，見了我只是哭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寶林道：「在我的意見，其中定有隱情，他從來不是這個人，這回如此傷心，必然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文卿不是個東西，他別要將我妹子氣出病來。他摸摸腦袋，少要發昏，我姓松的不是好說話的！你這般無用，一點消息打探不出來。」松筠道：「兄弟也曾問過二姐姐，無如他總不肯說。」

寶林道：「他向來是這樣，停回你再同了蕃兒去，背地裡問問紫雲。」松筠道：「是。」就同墨卿走了出去。夫人道：「今天好些就罷，不然你明天去走遭，瞧瞧神情，來回我。」母女商議已定。

且說許夫人見女婿同寶珠談了好一會，匆匆要走，心內疑惑，捏著一把汗，生怕寶珠說出昨日之事。少刻，王太醫進來診脈，說今天脈平靜些，就將原方加減一番。夫人吩咐快煎出藥來，仍是親手送給寶珠吃了，又勸他睡睡。夫人同紅鸞等坐在房中，寸步不離。寶珠今天只吐了三次，覺得好些，就要起來，夫人立意不肯。寶珠睡不住，夫人就扶他坐在牀沿上，總不許他出鏡屏。夫人勸他吃了一碗燕窩粥，夫人道：「吃袋水煙，消消遣罷。」取過煙袋，親手來裝。寶珠連忙止住，夫人就教玉釵裝了幾袋。

文卿今日也不敢出門，在房慇懃服侍。午後松筠弟兄又來問候，見二姐姐好些，都覺歡喜，回去說與母親、大姊放心。到晚寶珠又吐了兩口，夫人陪著他坐到二更才去，就吩咐喜紅、紫雲等值宿。寶珠倒吐了幾次，雖然有些煩燥，比昨日卻好多了。文卿仍是忙了一夜。

次日，夫人照常早來，請醫調治。松筠兄弟一早就來過了。寶珠覺得精神復振，一定要起身。夫人親自伺候，扶到妝台，草草梳洗，看他面貌，竟清減了許多，柔情如水，脈脈含愁，略坐了一會，夫人就催他睡下。中晚飲食，都是夫人親陪，醫藥等類，無不經心，閒時還來同他談談，引鬥他頑笑，替他開心，真是曲意逢迎、鞠躬盡瘁之夫人。理了十餘日，才算大姊、兄弟個個復原。夫人

過兩三日，或五七日，必發一次，有時吐三口，有時吐兩口，臉上日見消瘦，夫人心裡好不憂煩。換了幾十個大夫，依然畫餅。

文卿格外懊悶，自己深悔前非，從此竟不敢有一點狂暴。松筠、松蕃天天過來，僕婦丫環，來往不絕，其中夫人、寶林暨李公媳婦，都來過幾次，問起病原，寶珠只說受涼起見。寶林也曾細細盤問，無如寶珠總不肯直言。他生性本來溫良，不說丈夫的過處，又見婆婆相待的誠心，文卿悔過的光景，何肯說出真話來，令他兩下參商？就是鬧通了天，於我病也無益處，不如做個人情，留人想念。況我的生死，定數難逃者，道士的詩篇，金橋口的夢境，原說我是個花神轉劫，不能久長，足見有個天心，非關人事，我又何必起這點齟齬，傷他兩家和氣？而且我的姐弟，嬌癡已慣，暴烈非常，知道此事，怎肯干休？必然鬧得叩闥而後止。主子待我的恩情，不言而喻，如何捨得我受人欺凌？天威震怒，許家幾個官，斷送定了，那我不是死有餘辜麼？他主意已定，倒反吩咐紫雲、紅鸞等，不許混說，一家之人，個個歎道賢德。

夫人、文卿，格外感愧交集。延到七月下旬，不覺大發起來，一日竟吐十餘次，大夫每天來看兩三遍，藥服下去，如石投大海。夫人、文卿，無法可施。紫雲、綠雲，日夜在面前服侍。松夫人、小姐、姨娘，輪流前來看視，松筠弟兄自然天天不離。

夫人對文卿說道：「媳婦病勢，有增無減，看來難以收功，萬一有點差池，我們如何對得他過？」說著，落下淚來。文卿也拭淚道：「真教人無法，大夫也算請遍了，吃下藥，都不得投門。」夫人道：「原是我求神問卜，願也不知許了多少，總是枉而無功。」文卿道：「我聽說他在家有病，都是張山人看好的，我們何不請了他來？從來說『藥遇有緣人』，或者他服他的藥，也未可知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有這個救命星，你何不早說，就快些著人去請。」文卿道：「人去使不得，必得我自己親自去走遭。」夫人道：「救命如救火，快別遲誤了！」

文卿慌忙坐車，去請張山人。卻好在家，就同了他來。文卿邀他進房，寶珠也周旋了幾句，張山人診脈，望、聞、問、切，頗為細緻。老人家起身出廳坐下，口裡連稱可惜，許公也來相陪，先謝來步，說道：「小媳病症，在老先生看來，還可無妨麼？」張山人搖頭道：「心血已空，似難解救。老夫愚昧，尊府另請高明罷。」許公道：「老先生就是高明，不必過遜，還求個良方，聊為援手，愚父子感恩不盡。」文卿也在旁苦求。

張山人道：「賢喬梓差矣。這些草根樹皮，何能返人的真本？不如多服些參苓，補補元氣。府上德門積善，或者人能勝天。」立意不肯開方，倒很歎惜了幾句，告辭而去。許公父子憂愁，自不必說。文卿進來，將張山人的話稟過夫人，夫人呆了半晌，眼淚好似斷線珍珠。卻值松筠到來，夫人就告訴一遍。不必說許府忙亂，

再說銀屏入夏以來，時常多病，寶珠自發病到如今，他並未回來問候。連日病已稍好，又聽松筠來家說了張山人的話，吃驚不小，就扶病要回去看視。上去辭了夫人、大小姐，夫人叮囑了幾句，說明日自己還要去呢，又吩咐路上保重，不可勞碌。銀屏答應，帶了丫環僕婦上車，到了家裡，進甬道垂花門首下車。紅鸞、玉釵早來迎接進內。

銀屏先見了母親，就到嫂子房中，見寶珠盤腿坐在一張靠背椅上，並不象患病已久的人，淺淡梳妝，隨意插了幾枝釵釧，薄施脂粉，淡掃蛾眉，身上披了件松綠夾襖，露著裡邊大紅衣衿，金鏤羅襦，湘裙不掩，穿著桃紅洋綉鑲邊大腳褲，面前放個銀漱盂，亮得耀眼。銀屏看他面目雖然清減，倒格外覺得嬌媚可憐，搶步上前道：「二姐姐，妹子因為病了一夏，不能回來請安，深為抱歉。姐姐如今好些了？」寶珠忙要起身，不知二人談些什麼，且看下文分解。